

德 黑 兰

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埃尔·白劳德著

(供内部参考)

德 黑 兰

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埃尔·白劳德著

楊延生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arl Browder

TEHERAN

Our Path in War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Y, 1944

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四四年版译出
(17)940.531/B81)

德 黑 兰

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美) 埃尔·白劳德著

楊 延 生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13 定价(七) 0.54 元

印数 0.001—1.000

出版者說明

埃爾·白勞德是美國共產黨的叛徒，修正主義者，一九三〇至一九四四年曾任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美國共產黨中以他為代表的一部分修正主義者公然鼓吹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認為在當時的美國應當實現“階級調和”，取消階級鬥爭，並且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國共產黨。白勞德的錯誤路線遭到了以福斯特為首的一部分美國共產黨員的反對，白勞德後來也被驅逐出黨。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為祝賀恢復美國共產黨給福斯特同志的電報中曾經指出：“白勞德的整個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充分表現於白勞德所著《德黑蘭》一書中），本質上是反映了美國反動資本集團在美國工人運動中的影響。”

《德黑蘭》一書寫於一九四四年。白勞德在這裡認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月間美英蘇三國領導人的德黑蘭會議，“對世界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方位指標”。“‘德黑蘭’代表着在那裡開會的領袖之間、他們的政府之間、他們所代表的統治階級之間，以及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堅固的和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這樣它就保證了締造一個持久和平的“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共處，共存共榮。亞、非、拉美的殖民地問題不要通過鬥爭，只要通過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

的国际合作和經濟協議就可以求得解决。

至于美国国内問題，他以为应当“永远是絕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即以壟断資本家的国家的利益为基础。这就要求共产主义者“忍耐”，“学会如何使許多互相冲突的观点和利益在妥协的基础上靠攏起来”，要放棄社会主义的前景，不然就会“把明智的資本家赶回他們最反动的伙伴的怀抱中去，使美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集团紧密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进步”。白劳德认为，把上面这些主張归結到实际行动中，就是要解散共产党。“共产主义者預見到，他們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內，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因此，我們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結的障碍”。

从《德黑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白劳德的基本的修正主义言論并未脫出伯恩施坦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窠臼，而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許多論点，又往往同白劳德之流的观点如出一轍，所以《德黑兰》这一反面教材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4
第一章 德黑兰勾销了慕尼黑	4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10
第三章 德黑兰的保证	14
第二編 战争决定着战后的世界	22
第四章 英苏美联盟	22
第五章 欧洲的复兴	31
第六章 亚洲的民族解放	39
第七章 非洲和近东	46
第八章 在美洲的好邻居	50
第三編 战后的全国团结	58
第九章 战时的团结要求战后的团结	58
第十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	63
第十一章 经济计划的纲领	68
第十二章 全国团结中的工会	78
第十三章 民主和全国团结	86
第四編 1944 年的选举——赞成团结还是赞成分裂?	102
第十四章 党派斗争是昂贵的奢侈品	102
第十五章 我们应当反对谁?	107
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组织的改变	113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贡献	118

历史以飞行的速度在前进。自本书于三月終写毕，到付印前，在若干重要方面事情又已經有了新的变化。我决定不作最后一分钟的修正，来使本书及时。就让它像原来所写的那样，当作今天历史发展速度的证明吧，因为在它到达大多数讀者手中以前，許多变化还会发生。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写作当时的个别事实的記載，而在于它处理迅速变化过程中的事实的态度和方法。变化的本身，及其日益加速的步伐，乃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事实。

我們可以略为提到在四月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僵局已經打开，成立了以体现六党联盟的“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新內閣，这样就最后实现了去年十月莫斯科外长會議所定的目标。在中国，由于孙科博士公开要求着手使重庆政府民主化，长期酝酿的内部危机在国民党最高統治集团間已經公开化。在墨西哥，暗杀卡馬卓总统的企图幸已挫敗，这种企图像閃电一般暴露了希特勒通过阿根廷和玻利維亚的法西斯独裁向西半球进攻的威胁，而墨西哥反革命的辛那基运动就是这种法西斯独裁的一个分支。在国际劳工局的費城會議中，根据維森特·倫巴多·托列达諾和一个联合的拉丁美洲工人代表团的提議所作的，把作为法西斯主义代表的一个阿根廷“劳工”代表开除的决定，乃是支持国务卿赫尔的政策的生動表現；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罗伯特·瓦特对于这个提案的反对，却可耻地暴露了劳联领导的破产，它随时可以为了狭隘的、局部的和反动的考虑来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胡佛和塔夫脫所操纵的机

器表明了它对党的预选会的控制以后，威尔基先生已退出总统竞选，这样就使选举运动中所有的问题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全部变得尖锐化起来——而且出人意外地使威尔基先生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如果他有意这样作、而不恋恋于个人的当前腾达的话。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发展，均足以证实本书的主要论点。我的期望是，事变的进程将会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明。期望中最重要的一项，自然是等待已久的开辟反对希特勒的西方战线，这在本书普遍流传之前，必然已在进行了。

极度紧张的日子，巨大的事变，以及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们的智能加上了一种沉重的负担。长久以来似乎能对许多人提供充分的指导去应付生活中的问题的陈旧偏见，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是不够的，是只会造成混乱的。旧的指路标已经倒下去了，或者已经歪曲了，朝所有的方向乱指一气。老的地图已经发现不再符合实际。世界正在惊涛骇浪中航行，而单凭经验得来的航行技术帮助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人类必须找到某种固定的明星，来指引自己的进程。

德黑兰会议对世界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方位指标。本书系对我们的若干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考察，根据德黑兰的前景对它们重新估价。

我以前的那本书，1942年10月刊行的《胜利和胜利以后》，只对战后的世界问题略加窥测。本书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它们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看到，只在我们能够开始绘出胜利将要带给我们的那个世界的面貌时，美国才能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战争，早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世界正在雷霆万钧的暴力锤炼中形成。由于对希特勒的兴

起未能及时制止，这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主义是树立以暴力为最高生活准则的一种企图；只有用更大的暴力去对付它，才能将它消灭。但在希特勒主义被从地球上清除了的时候，各种更为深刻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力量就会作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重新处于显著的地位，甚至当它们还是军事斗争本身的决定性背景时，就已经是这样。这就是为征服自然、为解决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问题而斗争的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力量。暴力，以及暴力的工具，并不像希特勒所梦想的那样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则就不能合理地解释由铁托元帅率领的强大的南斯拉夫解放军从一个被解除了武装和被粉碎了的国家中的兴起，他们赤手空拳，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用来击败敌人。我们也无法了解伟大的中国解放运动、八路军军的兴起，和使用从日本人夺来的武器、担负对日作战一大部分责任的游击队。

是的，在人类事务中的确有一种潮流。这就是民主的潮流，是人类负责处理它自己的事务的潮流，这种潮流把那些藐小的、装模作样的自大狂人和特权阶级的种种借口抛到了一边，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神圣的权利通过暴力和破坏活动来把人类当成一群乳牛和役畜那样统治。

本书即是帮助扩大这种历史的民主潮流的一种苦心之作。

虽然本书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错误，必须由我个人负责，但从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来说，本书并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在美国和全世界中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产物，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对于苦心想出书中各种看法的千千万万个未列名的贡献者，我必须表示感谢。最后我还必须提到，我的妻子雷莎·白劳德为本书出版分担的劳苦不是我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于此我只有表示我的爱情和感激。

埃爾·白勞德 1944年4月27日

第一編 一个新的世界

第一章 德黑兰勾銷了慕尼黑

1943年11月末和12月初，領導聯合國家的英蘇美聯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三大強國的領袖們，同他們的軍事參謀人員和外交人員一道，研究了戰爭時期的世界問題。他們得出了共同的結論，這體現在一個聯合宣言中。

德黑蘭宣言明明白白地代表着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轉折點之一。

德黑蘭政策（如果把它看作表裏一致的話）確實地、永遠地勾銷了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的政策，在那次會議上，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达拉第把歐洲斷送給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們訂立條約，使世界陷入今天的水深火熱之中。

“德黑蘭”的政策同慕尼黑相反，它在軍事上保證從歐洲消滅希特勒主義，在政治上保證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持久的和平，它將為未來的世世代代消除戰爭禍患。因此，我們對所有一切國內問題和世界問題的答案，全視我們對於“德黑蘭”的判斷如何為轉移。

“德黑蘭”僅僅是無止無休的國際會議的又一次嗎？德黑蘭宣言僅僅是又一個外交文件，記載着無法調和地互相敵對着的列強間一種暫時性的妥協嗎？抑或從冷峻的現實來說，“德黑蘭”如同它所意味着的一樣，是簽字的三大強國所共同擁抱的根本的長期的政策，這種政策將為子孫后代締造一個新的世界呢？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必须自己首先作出答复、然后他对公共生活中其他任何问题才能作出理智的判断的根本问题。

本书从头至尾是对德黑兰协议以及从而产生的后果的一种评价。

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引述德黑兰宣言的全部原文。我知道大多数美国读者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即跳过有关公文书的长篇引文，特别当这些引文出现在书的开头时；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熟悉这些了，想看点新东西。所以我必须首先警告读者：绝大多数的人只看过这个宣言一次，或者全未看过，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草率从事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来讨论“德黑兰”的。

因此我严肃地请求本书读者在这个时候来读德黑兰宣言，并且要重读几遍。如果不这样作，那末继续花在本书其余部分上的时间大半都将成为浪费。

宣言全文如次：①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大不列颠首相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过去这四天中，已在我们盟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集会，已经拟定并且认可了我们的共同政策。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拟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我们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我们在这里达到的共同默契保证胜利一定是

① 这是由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于1943年12月1日在德黑兰签字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的全文。译文根据《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07—409页。——译者

我們的。^①

“关于和平方面——我們确信：我們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认我們以及所有联合国国家負有至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許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災难和恐怖。

“和我們的外交顧問在一起，我們曾檢討了将来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眞忱。我們將欢迎他們，听他們抉擇，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擋我們由陆上消灭德国軍队，在海里消灭他們的潛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們的兵工厂。我們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②

“从这些友誼的會議出来，我們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凭着他們多种多样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良心而生活。

“我們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們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这就是德黑兰協議。

① 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第408頁，这一句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2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② 根据《国际条約集(1934—1944年)》第409頁，这一句話是单独列为一段的。此处仍照《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原书第13頁，把这一句列在前一段的后面，不单独成段。——譯者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然后試圖了解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或者我們可以拒絕把它看作是表里一致的；我們可以开始作出这种或那种保留，这样作时我們也必須試圖了解具有深远影响的相反的后果。

當我們在对待“德黑兰”的两种态度之間作出这个根本的抉擇时，我們不妨回忆一下，在德黑兰會議之后几个星期內，希特勒也对世界讲了話。希特勒对“德黑兰”的答复是怎樣的呢？

在他的新年致詞中，希特勒不再企图否认在英苏美联盟的手中掌握了摧毁他和他的全部工作的力量。他拿出了他的最后一張王牌，他希望还可以用来取胜。他恫吓世界說，他的毁灭不仅会导致“一次自从民族迁徙以来最为不幸的社会崩潰，”而且会导致“一次范围不可想像的經濟上的大灾难”；当他的統治消逝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不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間，就是在英美两国和苏联之間。

对希特勒的唯一答复，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会带来它的全部后果的现实行动綱領来看待的德黑兰協議。

对于完全接受“德黑兰”作为現在历史时期的鎖钥如有任何的保留，只能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为希特勒重新開門，加强他而削弱我們，延緩我們的胜利并增加取得胜利的代价，归根到底就是重新提出胜利是否可能的整个問題。因此，絕對地拥护“德黑兰”，把它作为一个现实的前景和行动的綱領，就是不再回到慕尼黑黑的唯一办法。

必須把德黑兰宣言看作是表里一致的。它的意义和字面完全一致，并不包含什么另外的意思。任何想要在这个历史性文件的直率而坦白的文字背后去寻找什么神秘的或隱藏的含義的企

图，只能得到落入希特勒的圈套、退回慕尼黑主义老路的结果。德黑兰协议会产生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但这些后果要能够为我們所了解，就只有从这样一个毫无保留的前提出发：即“德黑兰”的文字和意义完全是一致的；它并不包含什么另外的意思；我们必须整个地接受它，我们不能只接受它的一部分而拒绝它的另一部分；任何其他的途径都是向希特勒主义投降的道路。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可就对“德黑兰”所作的“右翼”保留来说才是真实的，但必然还有“左翼”的保留，这不仅是许可的，这甚至还是必须有的。

这类“左倾幼稚病”（列宁是这样称呼这种思想的）的晚近表现，比普通一般的各种保留甚至更加有害，更加危险。这些人虽然自命为最不妥协的反希特勒派，但在他们的“左倾”、“激进”甚或“革命”的画皮背后，他们却实行着希特勒演说中所提的职能。

对“德黑兰”来说，无所谓“左与右”这种分歧。只有接受或者拒绝德黑兰纲领，而所有各种形式的保留，不问作为其根据的思想动机如何，都是希特勒手中的武器。

在这种“左的”保留中，最典型的是这样开始的，譬如说，是呀，自然，我们都赞成“德黑兰”，但是宣言说到“我们已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决不能认为是解决了第二战场的问题；不，不，除非我们都来比以前更加大声疾呼，根本就不会开辟第二战场！

甚至在少数共产党人中间——我谈到这个感到最不愉快的——也表现了这种对第二战场问题的庸俗化的看法，完全体现了最腐败的报纸专栏作家的心情。我们的一个地方组织的书记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突然发现了有展开一个要求“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的群众运动的迫切需要，幸而，整个组织自动地拒绝

了这样一个政策，立即集会，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整个的“保留”路线。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保留”只是一个大动物的尾巴，这个大动物就是同完全否定“德黑兰”相等的整个保留方式。

试想，在柏林的希特勒的宣传机关将会何等高兴，如果它真正能够向欧洲广播，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对于德黑兰协定没有信心——不相信它的军事方面，不相信它的政治方面，或者不相信它的战后经济前景!!! 但是希特勒是得不到这种快乐的。不仅共产党人，还有全国大多数人，都是相信德黑兰协议的。

“德黑兰”代表着在那里开会的领袖们之间、他们的政府之间、他们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之间、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坚固的和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

希特勒狂妄地企图使全世界相信并不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就有也并不是强固到足以消除分歧和旧有的矛盾的。柏林电台对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公众说，“德黑兰”代表着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大投降；同时，它又转向苏联、各殖民地以及劳工和中等阶级中的“左”翼，狂呼斯大林为了一点点不可必得的军事援助，向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革命”。

在英国帮助希特勒的，同样是这样一些国会议员，他们新近谴责丘吉尔“对斯大林投降”，因为“德黑兰”使得对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必须立刻采取一个新的共同的态度；还有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他们谴责斯大林“出卖革命”。

在美国帮助希特勒的，就是国会中罗斯福的恶毒反对派的领袖们，整个反苏煽动者阵营，反对英国的鼓动者们，以及所有叫喊对德黑兰协议怀疑和不信任的那些“左派分子”，包括由于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懒惰而可能堕入这种陷阱的脱离正道的共

产党人：

“赞成还是反对德黑兰”——这就是下个时期内美国和世界政治的试金石，直到“德黑兰”的原则完全实现为止。

德黑兰协议提供了一个纲领，能够而且必须用它来团结所有各个阶级中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一切往前看的男女们，把所有其他的考虑都服从于这样一个唯一的目标：结成一个坚固的和有效的人民多数，指引全国和全世界沿着“德黑兰”的道路前进。

第二章 武力为政策服务

在德黑兰，就英苏美联盟在东方、西方和南方反对希特勒德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达成了完全的协议。这种联合行动一向被所有严肃的人们认为是胜利的唯一保证。从纯粹的军事考虑来看，这样的共同联合作战自从1942年以来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然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代表强大国家的强大军队从“纯粹的军事考虑”来行动的事。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为服务政策而行动的。当这些军队代表一个联盟时，只在下列场合它们才能协同一致地行动：即当每一个组成联盟的强国为共同的敌人所直接攻击并且联盟制定了一个共同的政策时，所谓共同的政策就是关于共同胜利将要采取的形式协议，因而代表着联盟每一成员的根本利益。

从对希特勒主义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迅速的军事决定的观点看，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已在1942年由正式的宣言承认为“迫切的需要”。但只在两年以后，这才开始实现。

全面联合战争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与其說第二战場所等待的是军事的准备，毋宁說是军事的准备在等待共同政策的制訂。

关于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在德黑兰已經达成完全的協議，作为关于全部世界政策的協議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没有关于军事行动的完全協議，共同的世界政策是决不可能取得同意的；但同样，如果没有关于战后世界面貌的全盤協議的主要之点，共同的军事政策也决不能定出来。

这样一种共同的政策显然必須和三个主要强国各自单独出的政策不同。它必須有可能容納每一国所认为絕不可少的东西，同时規定在战略关键上采取共同行动，以便为战后的国际秩序定出一个全面的輪廓，足以吸引人类的有效多数的合作。总之，一个共同的世界政策是一种妥协。在德黑兰采取的共同政策的各个要点将在以下各章討論。此刻我們只研究这是一种妥协这个問題，以及对共同军事行动的稳定性來說，这意味着什么。

在事理上，关于德黑兰的军事協議的詳情細節，只在它付诸实施以后我們才能知道，在此以前，那只是最高指揮部的专有物。在政治上一般感到关切的唯一問題是：已經达成了協議，協議是有效的；除此以外，可以正确地应用“把它交給专家們”这个口号。军事協議是胜利的保证。那是在战争中、在以最强大的現代毁灭武器武装起来的大量军队的生死冲突中实施的。

有没有这种危險，即由于军队所执行的政策是一个如上所述的妥协政策，以致全部军事力量不能發揮出来？

依我的意見，並沒有这种危險。本书整个用來說明“德黑兰”在其所有一切方面的健全，以及威胁德黑兰政策全部实现的那些危險，和怎样才能一定战胜这些危險。为了避免这些危險，